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沙元中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三十五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誌銘四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余友刑科右給事張救庵諱王治以戊戌之正月二十
四日偕諸兄葬其妣潘孺人於虛宇府君諱翼之之墓
而金孺人祔焉金孺人者故翰林庶吉士西銘先生諱

溥之生母也虛字公元配陸孺人無子有子十人唯潘孺人以繼室生源與濟而救庵最少三人者為嫡出餘皆少室其前乎金孺人者有汪氏葉氏虛字公之葬也先以汪從比玄堂之啟葉為同窆而不得與金孺人並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且以不沒我西銘而推崇其所自出禮也先是救庵官京師疏請葬親以例格不允比歸而謀襄事躋門來告曰先兄西銘成進士而葬我府君今王治叨一命葬吾母以及先兄之母則猶先兄之

志也先兄之門人唯有子在其畀之一言嗚呼余忍不
銘按狀孺人潘姓家世太倉人祖父皆儒者有學行孺
人在震而表嘉祥及笄而嫻內訓其嬪於張也贈君夫
婦在養而庶子之出多母者在抱孺人專柔恭順奉顏
色庀甘旨克以孝聞其厚前室之家也如已家字他姬
之子也如已子外而門從姻黨下而阿保僂媵遇之皆
有禮法族蕃且大中外無間言府君之兄司空公夙友
愛而為左右所甚間孺人從容告其姒婦曰娣之於姒

以何親曰以兄弟親也然則第奴舍客以視兄弟誠有
間矣他人以疎親獨不能使親親此吾夫婦過也司空
聞之泣復歡好如初府君以執友王公無子命以已子
子之即救庵也王公歿家亦浸落孺人迎其嫠嫂以歸
在禮異姓不得為後其卒也或疑其服孺人曰生乎於
我養死乎於我哭其又何疑焉府君晚歲不憚思諸子
以文墨自奮孺人設家塾宿膏火窮日并夜述遺語以
勗勉諸孤竒西銘之才獨憐愛之命諸兄與之齒曰若

無易此子為也金孺人天性謹約於輩流中素歛退而
獨歸心孺人常教其子以孝雖析箸異居而晨昏罔間
西銘貴賓容生徒奉醴酒執羔雁起居兩太君者車數
百輛金孺人必推孺人先而已下之孺人所出三子皆
才每兄弟同集篇章競進辨論蠡起西銘顧其坐客槩
論天下名士輒屈指曰我八兄我九兄八兄謂源九兄
謂濬也救庵甫齏而孤孺人以屬之西銘曰若善教此
兒哀此兒尤小也西銘橫置一榻旁度圖書朱黃鈎貫

手指而口授之其於立身取友之道厚期待勤誘接嘗
廢卷太息曰吾母老矣安得吾弟之早就一第以仰慰
我母乎崇禎己卯孺人亡又三年西銘沒金孺人傷心
盡痛未踰暮亦至於大故從此師友凋亡陵谷遷改海
內人士搯擊於盛衰興廢之際在兩母之沒恫乎有餘
感焉救庵成進士官諫垣酒闌燈地追憶西銘昔年太
息之語而孺人已不待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初西銘之
葬府君也張氏十子就列而三母惟乎堂壘而將事今

西銘無子有嗣子曰永錫而葉母所出二人質先也長
已先亡次京應也亦老病以此三母之葬皆救庵及其
同母兄主之君子曰孺人之訓齊異室足比同仁救庵
之志篤在原可稱不匱善哉足以為法矣抑吾聞之孔
子葬母於防門人後至夫負土執紼亦為人弟子之道
也偉業挾筴從師升堂拜母哲人既萎十有九年今者
覩雙碣之巋然庶九原之可作南瞻其子北望其親在
於吾師可云無憾而門人都講漬酒山丘松楸之痛方

深蓼莪之章久廢江都子弟重經董相之墳沛郡諸生
共誅桓釐之行能無泣然而已乎乃因救庵之請為之
合誌而銘之曰

母也十子慈子曰百世師我刻此辭其繫後人之思者
庶幾媿美乎鴈鳩之詩也

佟母劉淑人墓誌銘

大房山之下有佳城鬱然斗泉聖水蜿蜒趨之者是為
佟母劉淑人之墓淑人之葬也子江南右方伯諱彭年

方從政於吳季弟房山令有年為書告兄曰呂望封齊
三世葬周不忘本也吾家備旄車之族掌環列之官循
墓大夫遺制三輔股肱山川完密莫宜於房邑自吾吏
茲土行營高燥兆於僂佝而墨食將以月日啟敢塗於
國門之外逆吾母之喪而棚馬方伯奉書而泣乃手疏
內行謁銘於偉業曰先淑人之疾革也吾兩兄屬橐鞬
於南鄭彭年先亦受任肅州會家中丞建節河西避尊
與戚官命未改獲淹久於私第適懼大故偕吾季鋪絞

終視哈玉是天假其間少道恨於終天也今兩兄還歸
率諸子弟奉輜車穿復土百里之内外姻畢至彭年獨
守官於南不敢越制徒跣以及於祖載庶幾下綽之石
鏡懿行而掩諸幽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請累子偉業
曰維公有恩德於吳之民公之母則猶吾母也敢用不
文辭乎按狀淑人劉姓占籍寧遠衛處士雲封公女也
其先元戎高其勇爵父則壹行標其素風維佟氏遠自
晉魏以來世著襄平之望釐爾嘉耦嬪於高門繼亭公

通明高朗著令望於圭璋淑人婉婉溫恭表芬芳於錡
管盥饋而媵御畢從廟見而宗親交賀崔盧儷其光華
鍾郝侔其禮法矣其逮事王父母維齋公與李孺人也
百歲壯容班壹之就邊屯牧九十徒飯虞譚乃家立養
堂及爾尊章亦稱耆艾左飡右粥異室同堂贈叅政西
河公偕林淑人有子亦既抱孫親在口不言老一身并
白兩世晨昏君姑夙戒於雞鳴長妣敢休於燕寢酒漿
腆洗趨代勤勞箴管擊絲先時紉製此淑人之孝也相

我夫子夙夜不遑挽鹿車以御窮臥牛衣而勞苦士處
世豈居人後君諸兒必大吾門教之以方從其所好既
而漂搖風雨瑣尾山川鐵籠載而尊老以全雍樹馳而
細弱乃免明智有餘提携不易天乎何酷命也于罹方
百口之無歸又兩親之不祿流離空乏號叫蒼黃心枯
墊隘之辰禮盡凶荒之日備物附身之無憾過時卒哭
以猶悲此淑人之賢也冢嗣建邦勇不忘親危而致命
敝無存之死逆者皆髻祀梁子之喪復之以矢割情止

慟收淚存孤得其死所童汪錡亦可弗殤雖曰無功子
千秋於今有後此淑人之仁也

王師南邁江漢徂征代馬嘶斜谷之風巴山望桑乾之
月二子嵩年兆年宣敢定居身許人而母在不遑將父
弟在軍者兄歸告我征人勤於王事趙奢當受命之日
不知身家羊琇處軍旅之間其惟仁恕不以餘年累汝
弗因吾故去軍此淑人之義也

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興賢育俊則有東都好學四姓

橫經元祐求材十科造士篝火佐芸窓之讀倚閭傳鎖
院之名績試方州才遷望郡高唐盼子之遺愛常山主
父之故城華髮從游輕軒就養子勤於政母教之忠黜
勉家風恪居官次何子平豈專祿仕雋不疑多有平反
游致嘉聞克遵慈訓既朝廷布蓼蕭之澤而私門執荼
苦之誠追念先姑陳衣綦縞何心主婦被服山河屬湛
露之遠敷已下泉之同歎於時方伯公改官武德擢任
并州厭次城頭神縈夢寐銅鞮陌上目斷襜帷王僧孺

之引騶清道悲不自勝顧元歎之高會趨庭傷心難再
攀閭門之楊柳望涿水之松楸枯魚銜索經霜露於三
秋哀雁填泥隔關河者千里庶憑彤管足嗣徽音徵諸
琬琰之詞聊釋栝菴之痛嗚呼淑人之內行方伯紀之
詳矣自其癸未生之歲七十春秋而方伯貴又七年而
棄養則其生卒也六子事有可書者五人上殤而名者
為定邦則方伯之弟而房山之兄也孫十三人國璠少
孤諸孫為長璋珩瑄璟璜琛皆方伯之兄子瓚瑛琇則

方伯子也琳瑯琬則房山之子也皆冠之以國者著其
行也謹最其餘行宗黨稱其惠也姍戚稱其睦也諸婦
稱其莊也孫婦之既饋者孫女之已行者未笄者教之
如諸婦也曾孫之在孺者撫之如孫也林淑人之女歸
於吳者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殯詩曰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則其恤嫠逮下可得而推也偉業聞之自古興王
之代必先世祿之家在我

本朝佟為貴族如西周之推尹吉東都之重楊袁非徒

峻秩雄班禮隆使相抑且文軒雕轂秩比鄉君顧鍾鼎
之疏縈絲糞鹽之代匱猗歟賢母允也禮宗文通武達
而子孫衆多男清女貞而姻親光寵德音茂矣福履綏
焉猶有緒言不無遺戀雖幸萬石兒郎悉居官下終念
伯仁兄弟未盡目前愍孫謂靡父何依舒祺哀此兒猶
小崦嵫日短禾黍墳高冢近樓桑流水出盧家之灤山
名木葉故鄉歸丁令之家偉業同病相憐有懷不寐風
停樹靜聽宿鳥之啁啾石泐金銷望喬松之偃蓋表丹

青於弈世昭

綸綽於當年長沙人士文稱陶母之賢稷下書生筆誅
莊姜之行用狗方伯之請而為之銘曰

旄丘葛兮蔓高城尾畢逋兮烏烏聲伊孝媛兮斯晨征
左抱姑兮右提孫號且踊兮蒼旻聞嗟徃事兮何酸阜
河水漣兮恒山青被命服兮乘朱輪我有管蒯兮何錦
茵我有藜藿兮何鼎烹惟玉樹之森森兮慨予心之既
寧石關兮高墳玉珮兮鞞駟望錦川兮夜月跂醫閭兮

秋雲噫嘻千年終古兮其永列於斯文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西安府長安縣人封驃騎將軍梁公諱孟
玉之妻江南總兵都督同知化鳳之母也家本青門素
族父以黃髮杖鄉少習端莊長嫻教訓明詩習禮親灞
岸之蠶桑結悅施衿勞扶風之砧杵梁為舊姓世乃儒
流衛茅兩版守北地之高風弧矢四方襲河西之餘蔭
曰惟賢媛爰定厥祥德曜成臯廡之名伯鸞避世舞陰

保陵鄉之肩少府承家遂啟元戎適逢興運當其提兵
牛渚築壘鳩茲為王事維棘之秋正將母不遑之日義
宣絕裾溫太君之誓師姑孰功因剪髮陶士行之駐節
丹陽為彰陟屺之勞封於石窰用報倚閭之教錫以延
鄉以順治十四年冊拜為驃騎將軍夫人夫有爵而婦
則從子既官而母以貴已而位躋上將略著全吳高牙
大纛中權領東海之軍文駟雕軒內顧盡北堂之養沃
洲之浪不驚方舟徐進下瀨之師頻勝扶杖何憂為將

愛民此乃吾親所教以身許國勿以母老為辭待興霸
以同餐賓僚誦德為張遼而下拜將吏趨風霜露不居
音徽遽謝乃以丁酉八月二十九日遘疾終於崇明之
府第距其生年辛巳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嗚
呼夫人孝敬共勤賢明貞慎劬躬燾後作法貽謀長子
鳴鳳為長安縣諸生次都督也由丙戌科進士蘭臺著
述孟堅為定遠之兄新息勳名伏波乃長安之弟跗萼
競爽駢驥齊驅二壻則武達文通三孫並蘭芽玉茁孫

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襁褓為瓌奇異質婚嫁皆方
雅名家無不義切杯棬禮修擗踊從者襲經而哀號居
者見星而奔問於明年十月扶櫬西還舩艙之卒萬人
鑿而路祭魚鹽之城百里哭以過喪馬鬣將封虞歌在
道卜以某年月日葬於長安縣某地之新阡禮也都督
公以金革變禮丘隴興懷甘泉圖画秋風吹九陌之塵
槐里松楸夜月照萬年之樹為之銘曰

定安之裔益耳之門舉案風高慶及後人酒泉辭軟曰

余有母以茲教孝允文允武慈姥有山丁蘭有廟采石
來歸板輿是導駕言徂東至於海邦扶桑日出我我養
堂板屋之風婦女知義嗟季行役勉旃無棄爰告彤史
昭示勿忘誰謂內則紀於戎行昔人所戒師遷於墓軍
行勿剪誦及行路今營高燥武庫之南佳城鬱鬱宰木
九九乘氏加恩開封追命玄房雖闕
溫綸未竟高掩五尺旁置萬家凡百孫子德音不遐卜
云其休元龜以食有如不信視此刻石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沂水孝廉劉君諱將以戊戌十月葬母耿淑人於邑之
某阡而排纘內行介吾友維揚姚黃門永言為書來謁
銘且致其尊人中丞贊皇公之命中丞諱應賓舉癸丑
進士為吏部郎有聲常識余於京師者也余敢以不文
辭乃為序而銘焉按狀淑人為婦為女而孝也中丞家
貧束脩羊不足於腆洗機杼操作黽勉有無辛勤欣助
既仕而歸傾箱倒庋上其裝於尊老洗手不名一錢耿

固方雅之族父為聞人門衰產落母畢以失明迎養七
箸必親哽噎必祝飯含寗寗皆得其禮其仰事有如此
者淑人為母為女君而莊也中丞起家贊皇南宮二令
游歷中外庀內政識大體篝燈宿火以訓課諸子衣麤
食糲以戒飭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紉製酒
漿胸炙家老長妾奉其教令不戒而辨其御下有如此
者孺人為大姒為諸母而寬仁有恩也中丞有三弟孺
人處妯娌之間糞鹽井臼已居其先篋箱扁鐻已居其

後季叔早世慰其姑之哀以誓撫諸孤既成立矣逮乎
遭亂相失析著破家間闕追尋經營收恤始終不替其
恩焉解衣推食以賙給嫻親折券棄責以賑施莞獨飯
僧祝唄以大作佛事嗚呼淑人之內行孝廉狀之詳矣
而最大者權璫之擅政也勸中丞以請急不挂於禍逆
闕之犯闕也贊中丞以遠避不罹於兵嗟乎三十年以
來黃門北寺之獄設械於前赤眉銅馬之亂張羅於後
海內老成宿素保有家室妻子無恙如中丞者詎更有

其人乎詩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言擊鼓用兵之日求偕老如此其難也當淑人之過江
也骨肉艱難道途鈔奪杜林載妻子於鹿車伯仁奉老
母而南渡其勞苦可謂至矣中丞從安池納節僑居維
揚者十年而後歸歸未暮歲而淑人至於大故孝廉痛
其母之去國還家日不遐給有風停樹靜之悲迺後之
君子感漆室之遺憂覽菟裘之舊業於淑人之生返故
里沒遂首丘恫乎有餘慕焉昔魯義婦不以己子易人

子齊人見而廻軍辟司徒之妻其避兵也先問吾婦與
吾君終免晉師之難蓋齊魯山川完密風涼俗厚其婦
女皆知禮義能賢明強固以搢柱於家國多故之間若
淑人者斯可以風矣淑人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
日有三子長即瑋也甲午舉人次為澄海知縣珙已前
死而其季曰玠為諸生女一人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
女二人一門之內少長以齒孝謹不衰以故宦游燕趙
流寓江淮遠近皆傳其家法為之銘曰

穆陵巖巖沂沫洋洋篤生淑媛誕於耿鄉耿鄉維何好
時之族爰嬪於劉荷天百祿青犢稱兵黃巾告變廣固
無城礪礪不戰率我士女曰惟永嘉僞彼石頭比於瑯
琊言旋還歸魯人宴喜如何不弔彤管有煒佳城鬱鬱
山墮水旋朱虛之域沛國之阡顏母有林桓姜有家樵
牧斯辟松栝斯拱後五百歲前市後朝泰山刻石終古
不消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孺人侯氏歸於秦秦與侯常州無錫之鉅姓秦之先其著者大司馬少保端敏公諱金端敏之姪曰永昌太守諱禾永昌之子曰大中丞諱燿載其清德世有壹行曾孫今封翰林簡討德藻爰自齟齬卜茲嘉耦謂使侯氏撫有而室其後必蕃廼告諸中丞之廟而納幣遂啟賢子以得命於

朝侯之先其著者曰太僕寺少卿諱先春少卿之孫曰戶部主事澹泉諱鼎鉉家門雍肅而孺人以生澹泉之

母王安人節母也孺人母華安人而又鞠育於祖母體
自卿宗漸摩教訓生而柔笄而禮中外夙著嘉聞既饋
而舊氏太學公早棄於養姑于夫人性方嚴孺人儻行
却立箴管必飭腆洗以時燂湯藥問起居所以執婦道
唯謹太學公喪在殯孤子有事於先塋而出鄰人適不
戒於火鬱攸從之孺人號呼其家衆曰火有及乎帝者
我死之遂昇以免邑之屬於兵也于夫人以孤嫠故子
奉之以出大父母從諸叔在宅第故留簡討公既出而

復反孺人戒之曰君第往有吾在勿憂姑也嗚呼以是二者足徵其孝矣自太學公見背門緒中徵澹泉公久次公車而未第孺人初入門茶苦是嘗漂搖是懼廼能御之以柔鎮之以靜內以保其家外以禦其侮唯夫子之搢拄恐或瘁厥躬也勉之曰丈夫貴自立耳母戚戚家老長妾與聞其語者其稱孺人也曰居危能安以孺人之一身立乎二十年之前侯氏興而秦氏得以保全立乎二十年之後秦氏興而侯氏與之競爽孺人初不

以其父而薄自振矜繼不以其子而微有充詘諸姑伯
姊與之游處者其稱孺人也曰在寵益畏居家卽有取
俯有拾絲麻管蒯賦事獻功具服脩以速父兄潔酒醴
以肅賓客無大無小必躬必親然猶小心敬戒不敢自
專進止左右夫子諮而後行服御鮮纂組之華簪珥絕
珠璣之飾俾倉有餘粟機有餘布則以班宗人之貧者
比閭無告篤癰悼獨生則調之死則瘞之罔弗逮焉撮
其生平肅而勤儉而寬婉而能順睦而能恤孺人之著

於內行如此有四子長松齡次松期松喬松如松齡字留仙年十九舉乙未進士官簡討出後大宗用

覃恩推恩所生如令典留仙之服官也修前人之德業克自勉勵孺人貽書傳勅曰若勿以年少自多年少易為人重亦易為人輕若當為其重者留仙再拜端誦同官聞之亦為肅然蓋秦氏子弟在典謁之中即知艱難無膏粱羣屨之習常因留仙冬夜呼寒正色責之曰若曹穎先人餘澤今裝綿擁火而寒無以處窶人子徒步

行風雪中者留仙奉其戒至於今弗敢有數嗟乎今天
下年少取科第者乘堅刺齒肥盛衣裘儻從相誇尚故
舊里閭凍餓為溝中之瘠曾不一瞬視且從而朘削焉
彼父母恬有其祿養者比比而是也聞秦氏之風亦可
少媿矣乎吾欲取之以示世之為母子者法焉孺人素
無病庚子之秋留仙北行次子就省試送之至京口還
家寢疾八月之十六日遂革距其生丁巳二月二十五
日年僅四十有四留仙及介弟倉黃袒裼內宗外宗之

至者哭之加哀其葬唐灣山也送車數百乘婦女鬋而
躡踊諸孫及甥以衰抱之里人之與執紼路而奠馘多
出涕者簡討公命其子以速銘也曰吾非汝母無以成
吾家詩有之將恐將懼唯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惟文字足傳有以慰亡者於地下留仙率諸弟以請噉
然哭余因追溯先朝澹泉公初舉進士定交於職方吳
君永調之邸中永調吾年友親侯氏壻澹泉其內兄弟
蓋侯氏聞教自王安人以下余之所熟聞也吾母朱太

夫人精心佛乘，構藏經閣於鄧尉山中，同心攸助，惟有子太君一人。江鄉百里之間，音聲相聞，信施雜及，緇素之口，必以秦母、吳母為先。已而像設告成，二母之軒車並至，余家無主饋，故莫從。孺人率其冢婦、介婦、贊姑於伊蒲之席，因以叙兩家世講，留仙在館閣，修少長之禮。而孺人亦緣高堂，雁行讓階而登。吾母歸而稱其賢，羨其盛，未常不為之三歎也。未二年而孺人卒，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子太君亦以哭其婦而亡矣。語曰：日中則

是月盈則食富貴壽考在人世不可以把玩余因銘孺人而讀其家乘恫乎有深痛焉留仙娶於吳繼娶於華吳為職方君弟之子華則孺人母黨也松期所受室曰黃繼委禽於鮑松喬之外家曰高松如之外家曰陳皆貴族簡討有庶出未名之子一以孺人沒後始生女四其三許嫁而殤禮弗繫於夫族其笄而行者一人孫男八敬然始然孝然廉然文然憲然其可名者也孫女四人當詳於世墓故不備嗚呼余觀乎秦氏它日元堂之

啟俟諸百年子孫之應書者且繩繩無算而留仙為孺
人寧體魄刻琬琰若恐弗及余居兩親之喪逼外除而
先大夫先妣之懿行所以圖不朽者將累當世能言之
君子而尚有待也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其能無心焉
推割而慙然其無愧汗乎用不獲已於簡討公及留仙
兄弟之命而為之銘銘曰

維侯昔有母受旌以節表厥宅里崇臺綽楔維秦今有
母推封以恩被之象服翟裼寢門斯二母者孫繩祖武

爰受介福實惟類我胡豐其遇乃嗇之年厥有良子靡
不由天有執者泉其流泚泚遠彼墓門莫知其止吾欲
併禮宗而紀之以告後之有彤史也

梅村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三十六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誌銘五

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羅氏楚之蘄州人贈大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
山諱如鼎之妻進士官江南漕務左叅政縉之母也首
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忠攻蘄誓死設守得正而斃叅

政時計偕在都次子紱又先期遇害淑人號哭行求收
公屍於骸骨撐距之中以待叅政之還憂勞成瘁不半
載而卒得年六十有七蓋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
則殉夫也可謂酷矣人猶為淑人厚幸曰未沒於兵又
六年叅政成進士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令贈孺人再以桂林府同知
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數年間凡有覃慶大典叅政母子未嘗不在褒

寵中可謂榮矣人猶為淑人惋惜曰不及於祿偉業讀其家傳而嘆曰天地慘黷生民糜爛閨門婦孺以一身摻挂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哉當蘄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紱紱子晨初從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又一月而首山及叅政之長子旦初同罹於難蘄黃既全楚之望盧氏尤稱忠孝義門推厥本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之水空流宋廟之火久熄有過中郎之間而吊其禮

宗者幾與共姬孝娥同其節概淑人生嘗荼苦沒被寵榮烏頭雙闕且與豐碑宰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而私紀可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繡軒公官藩府書記從荆邸自建昌遷於蘄因家焉盧氏叅政之大父曰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共里閭為世好繡軒任俠能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碁酒尤相善南槐嘗遠游而不在兩人共奕從者劔首山立於側南林撫之曰兄子也請君女以為婚羅公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

南槐娶於宋有二子而母見背公生已五年矣繼室以李氏無子視之如所生羅氏則為愛婚蚤失恃其周恤甚有恩紀叅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也淑人年十九歸於公生長高門母朱又宗家女也裝送為盛淑人綦縞自甘紈縠弗御箴管繫袞紉治必工為人儉而莊柔而正通詩書能識其大義事高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嚴寢門之內懾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氏之佐護者又擬於女君勃稽語言易

生嫌間伯兄長姒為之析產異居淑人則下氣怡色就
養無方二十餘年能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
之饗人膳羞脯醢做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進而甘之舍
是即投箸命徹淑人知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
醬物珍物必致其美命媵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
人性不飲自奉麤飯無兼味有潔癖簋簞匕箸必手滌
而几席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僅指百餘計
口賦食嘗御之以寬終歲不聞疾言適色而內外奉其

規程莫敢狎玩嬉笑者其家法如此首山屢躓於鎖院
淑人婉語相勞苦叅政兄弟就外傳所以教督之有方
嘗篝燈聽其夜讀至東漢宋弘傳舉弘糟糠貧賤之語
以為訓又至寇準傳曰天下好用寇老兒為人當如此
矣得叅政丙子賢書信曰若它日所就詎止此旁人睨
之殊無驚喜容退而皆服寇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徙於
城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陷公被縛矣已
而釋乎執叅政之子旦初昭初扶其母張淑人以免弟

紱則與妻子偕沒。淑人倉黃散有外戚熊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寇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別而纍，昭初乘間逸。旦初遂不知存亡。淑人僵立壞墻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還之，以其衣。遂與張淑人偕脫。嗚呼！此二者孰非天為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殪，又十日於江崖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叅政間道西還，遇其孥於湖溪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以病。八月之二十二日，遂革其訣也。猶以沒身子手為幸。

飯舍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携帛中金則不能為柩
政言之輒噉然哭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土門珠
樹林首山藏骨處為別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
人之祔也合之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周公蓋祔君子
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行也同穴之詩平世之
所為作詎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陞之復以矢狐駘
之帛以鑿若首山公者所謂埋而置裼得土而已此窮
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斂以時服懸棺而封故其

於公也有杞梁同絕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蓋變文以起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汎覽史傳每嘆天下多故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為抑沒傳者蓋千不獲一惟子奉其母婦奉其姑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為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節母遂以爽世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併著於後蓋造物若留之俾生者絕而復續死者隱而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

而啟叅政於身後豈偶然耶余史官也又嘗使楚於楚
事宜詳叅政今宦於吳為廉吏為孝子傳曰非此母不
生此子然則淑人之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

銘曰

鈞鉞原泉兮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穴洲
高兮銅零江小翠篠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若芥兮出
於湖墳三湘之哲兮八米之門輝奴龍子兮一日千里
伊誰貽之兮母之懷矣蘄春大澤兮孤鳴篝火黃巾城

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子兮婦求死夫毋使併沒兮天
乎何辜崩城隕霜兮匍匐喪亂斂魄山丘兮夫復奚憾
我刻斯銘兮用昭愍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姬孝女泯滅於兵火
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載其行跡
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殉而名不存者亦
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人者天若有意留之不使之

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
郡丞陳君三石諱計長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
為請三石余友也泣而言曰吾妻獲邀

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己丑年之正月六
日是為張獻忠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携細弱奔走竄
伏於窮山絕箐之中其得脫於萬一者翳安人黽勉搢
持是賴今計長竊祿此方諸子克有寧宇而安人年已
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為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冢宰諱邦謨為望姓而癸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剖股肉進以愈年十七歸於陳欒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欒城有母曰劉太恭人年八十餘矣蜀道遠而欒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欒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安人長跽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政太恭人晨昏定

省則新婦事也蓋涕泣固請而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
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與兄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既
聞訃而望國以哭則安人已踊而成喪自餘閣之奠以
及於浴衣含玉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欒城歸而詢諸左
右長御知大小歛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召安
人前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
初君之舉賢書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多卒
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欒城亡後秦楚有寇難蜀道梗

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拊髀自嘆安人寬譬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柰何以身蹈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祿以娛奉甘旨不亦可乎君從之得以一意閒居養志與其兄推則讓分遇凶札則傾囊橐以賑貸宗親里黨凡皆安人贊之也文恭人病目醫言得人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血漬之不使姑知文恭人臨沒訣曰吾昔者不能視吾姑飯舍以累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獲沒身汝手夫何憾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而

受命嗚呼亦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月十七
距其卒已丑春得年四十有三即以其月權厝於涪南
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維世命世德世輔世壽
世皆庶出孫二幼未名也安人能訓長異室恩踰所生
諸子亦克盡其孝名世與輔世以貢為明經命世中庚
子四川鄉試餘三人諸生所娶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
也君挈子姓避賊自涪走黔之婺縣同年生西克李乾
德雨然者懷其偏沅巡撫節間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

哭李公者智略士自其在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後走既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殺益憤結思報而與君相知謀起事以距獻忠安人從東箱微聞其語既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遭大難義不可以沒沒君儒者未常居官任事其材與地大非李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邦慎毋為世指名因顧視諸子曰君獨不為若等計耶君出而盛推讓李喟言已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彊而敬君長者謀以妻子托之安人與君參語

許諾喜曰李公不負國而君可不負李公其勝於從李
同死者多矣其後李公沒於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其第
四子德世為雨然壻李氏弱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安
人之言不徒以為其諸子也嗟乎豈不賢且智哉安人
之厝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之言又曰獻忠躡蜀棄觚
之不葬者高於巴陵之堆吾妻得土為幸詎敢謀諸楸
拊然以吾之流離白首諸子僑於異邦它日者歸埽先
恭人之壟以為伉儷謀同穴期尚有待惟即敢宮告哀

西望嗚咽於魂氣之無不之而已余曰吾聞楚蜀間好為哀些之辭今陳氏之述銘也語多惻愴請變銘體而系之以歌曰

涪水潺湲兮涪山嶺岈虎豹嗒嗒兮風雪孱顏從夫木末兮哺子草間黃雀啁啾兮猿猴以攀丹楓隕葉兮血淚斑斑苟盡室之可免兮一身奚歎彼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壤土之猶在兮從姑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儻夢魂之可越兮寧愁問關亂曰已焉哉

伏波駐兮銅柱灘

銅柱灘即馬援壩之水安人葬處

馬鬣封兮西風寒

望不見兮涕洟瀾
蕝羹兮邨筒鶴唳兮啼鵲劉赤甲兮

片石刻銘辭兮千年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陵有二白曰明經夢鼎孟新孝廉夢鼐仲調天下之賢士也二白之母曰陳孺人亦天下之賢母也孺人以月日卒二子以父奉亭君諱某之藏祔於大父卜某阡以別葬而屬誌銘於余余與二白有三十年游講之雅

今年春仲調相遇於吳興古者朋友之親之喪遇諸道則為位哭余因以追叙三十年來死生契濶凡人子之憂及其母與母之不保其子者多有之矣以吾兩家遭時多難生事死葬僅而獲禮余衰且病猶得執筆誌白母之墓不慕幸乎孺人之初亡也大司馬合肥龔公為之傳余與龔公交於二白者皆最深龔公已詳述孺人之內行余將何以加諸無已請即其傳繹言之可乎孺人縣尉陳君忠蓋之女忠蓋官於闕而卒子幼自以長

女代其弟奉母以奔父喪年二十而嬪於奉亭君奉亭之父曰敬亭諱某元配張孺人早亡孺人酒漿滌滌盡婦禮惟以不逮事其姑為恨敬亭沒執舅之喪如其父事繼姑厲孺人姑有女出已奩為之嫁姑病奉湯藥滌廁踰以將護之厲孺人沒執繼姑之喪如其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之所以稱其孝也奉亭好狗親友之急不以無為解孺人所生二男四女家又遭兩喪搯拊拮据匪朝伊夕有勸以家貧罷二子治制舉業者不

肯聽曰子苟讀書知禮何憂貧盡斥簪珥以為束脯資
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傳之所以稱其勤也孺人訓
子女以下逮僕御終其身無疾言遽容奉亭君病焚香
告天曰是有人父之責於其祖父願以妾代某之身奉
亭竟不起孺人號呼欲以其身殉念孺子無以成立則
茹齋脩竺乾之教者四十年勉二子以力修乃父之志
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傳之所以稱其義也余覽范
史之傳黨人也先書黨人之母夫為人母未有不痛念

其子者也子以義死其母許之且告以死而無憾若此者為黨人難為黨人之母亦難當阮懷寧由逆奄之餘孽乘國難以竊政修二白生夙昔執言之憾而下之獄孺人聞二子之被收也色不變將誓以俱死而加慰勞焉然卒以免嗚呼宗社而既屋矣為僉壬者身敗名滅一二正流或以喪亂得全君子於斯時也未嘗不以黨人之已死者為悲而不敢以黨人之不死者為幸惟取賢母之壽考令終歸諸天道之可信而已白母之偕二

子以免也踰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又二年孟新共入太學母年八十健飯無恙嘗以仲調罷其南宮薦孟新有事於廣陵母感疾危啜而二子皆未歸意中不能無戀戀者既而脫然愈是冬也仲子歸母歡啗竟日為加餐卒之夕偕寡女談笑如平時漏三下就寢俄起作不言女亟呼二子母持伯子手摩頂仲子抱母坐家人泣握手止之遠而念佛母西北向正色跏趺而逝此其臨終正定淨土往生辨證無疑者余聞之不勝太息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觀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餘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亦七十有七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勿哭吾母親見幡幢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往生錄中嗟乎余亦黨人也當二白獄急時引繩批根余自知將不免嘗恐聞此憂吾母不敢以告無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於北行吾母握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比蒙

恩歸里再奉吾母匕箸者五年親視飯含終天無憾者
皆出於

君父之賜其視兩白生之終事其母者實同有厚幸焉
余既已詮次龔公之文又念三十年故交吾母猶若母
故質言之以見兩家慈孝之道為無愧為之序而銘曰
子才也優僉夫是仇伊我母之憂母曰何尤百祿來求
子行也壯四方是向伊我母之望母曰無恙歸來在養
其生也有基其死也有歸遭時孔艱蔡無不宜若此母

者垂百世其奚悲

王母周太安人墓誌銘

先王制禮後之人有進而加隆者其惟母服乎禮家云
父在為母齊衰期者屈於其尊也今執母之喪不得以
二尊之故稍有等殺雖然禮寧為其過無為其不及古
者禮不足而哀有餘今之禮猶古之禮今之哀不及古
之哀也古三月而葬父在而葬母者其父以妻之道行
之為之子者衰服面深墨徒跣引匱扱衽雞斯以申削

杖之痛若此者其服不同禮同孝之至也今之人於致哀之道其果能盡歟否歟如吾友刑部郎中海虞王君楚先葬其母周安人者斯可謂之能哀矣乎楚先與父餘姚公喜賡同舉進士楚先筮仕十餘年既以親老得請餘姚公方在養而安人見背楚先將以月日封北山之新阡在餘姚公則葬妻也楚先則葬母也君子竊於此觀禮焉禮先殯而後葬安人之葬也先期楚先奉匱車以祖載柳池牆翬四面有章屋帝加黼罔不盡飾主

人袒括髮拊心辟踊自家祖壙匍匐而號者數里內宗
外姻四方之來觀者數百人皆為欷歔出涕且曰王大
夫之孝匪其母之賢不及此於是楚先奉餘姚公之命
實來請銘偉業讀其狀有感曰河上之歌不云乎同病
相憐此予與楚先之謂也夫悲者不可為絜歔憂者不
可為嘆息聞吾友之哭其母子能無潛然承睫以追痛
吾母乎當

世祖章皇帝之十載

詔舉遺佚偉業與楚先為同徵是時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病長恐不復相見吏趣上道急母子日涕泣目盡腫既抵京師與楚先言而嗚咽楚先亦泣然曰人孰無親即吾母未嘗不善病也子曰君父子同取甲第父處子出於道為宜君之母少於吾母者一紀及君仕宦之成將母未遲也此豈我所得而同耶歲月而往追惟友朋夙昔之語戚戚未嘗有忘今日者執筆誌安人之葬不自知其傷心而盡痛也安人七歲通孝經兼工

攀袞箴管既長代其母以撻拊家政年十八歸於王事
君舅震毅公君姑張孺人盡婦禮餘姚公出為叔氏後
所後之母戴年少勵苦節安人左右就養能得其歡心
餘姚公窮諸生也東修羊不足以具甘旨又不能謝賓
客之過從朝夕所給咸出安人十指中撫育諸子辛勤
教督有機杼佐讀之勞有麤糲不飽之苦既貴辟纊布
素如平時斥衣食之餘以恤嫻收族親舊之窮嫠者咸
以為歸遇媵妾御臧獲皆有恩紀於里巷則給棺槨施

醫藥五十年依佛氏之教焉其晚歲也訓楚先以居官清謹不欲仲子之與物為競又使之乘時鼓勇以自進於功名其賢明識大體如此楚先追念生平艱難黽勉之故而痛其母之卽世故哭之尤加哀焉嗚呼吾父亦窮諸生也吾母之事大王父王母以孝而教三子以成立其仁勤莊儉之德實有類於安人而偉業之事其母有媿楚先固已多矣自古賢母未有不願其夫若子之富貴而富貴之無媿者尤難當吾父之有聲場屋屢試

不收而祖母湯淑人已老家貧無以為養吾母為予言之而泣予偉弋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憾於吾父之不遇也今王氏父子一朝並舉南宮薦安人之於其家也宗族親黨前為壽可以為貴戚矣人子之事其親孰有加於此者乎若夫遭逢世故進退維谷之日在楚先欲以完節畀餘姚公可出身為門戶計而予於大義不得援此以為解自恨於當世無毫髮裨徒以羈愁病苦之餘累吾母之倚閭長望而貽之以晨夕之憂然

則予之有負子職者捫心慚汗終天而已矣沒齒而已矣以視安人母子詎可同日而語哉安人卒於康熙丁未四月十四日詎其生年丁酉八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一子三人長澧即楚先也刑部郎中次漢丙午舉人次潛殤女四俱庶出楚先娶徐氏漢娶范氏孫九人奕崇雲槎澧出也世棊雲槃雲榮雲縈雲梁雲擢雲藻漢出也奕崇雲縈皆諸生孫女四曾孫男三安人之七十也楚先奉

恩命以歸養再踰年而安人以卒嗟乎人子莫大乎親
視飯舍雖以予之不孝藉

國恩以終事吾母庶幾稍有以自慰禮曰五十不致毀
又曰父在不為母滅性楚先之為孺子泣者亦可以有
節而不致於毀瘠乎是亦母心之所以即安也已為之
銘曰

哀也可以無容言也可以無文是少連之居喪而在乎
虞仲之城翳賢母之善貽兮用不匱乎斯人烏目其墮

兮尚湖以清我為此銘如燕雀之迴翔兮鳥獸躑躅而
啾鳴噫嘻乎悲哉石以永存

潘孺人墓誌銘

吾友鄒訏士祇謨狀其母黨潘孺人之內行來告曰孺
人姓潘氏常之宜興人翰林簡討孫衣月自式之元配
也衣月將以月日葬其父母於龍蕩之新阡而用孺人
祔吾子既許銘其大墓矣敢并以請且曰孺人之父湖
廣都司叅軍文臺公祇謨之外王父也文臺以周孺人

生二子三女既成立矣吾母則長女也周孺人晚又一
舉得二女其一殤存者為最幼以此絕憐愛之當吾祖
之以憲副治九江也吾父率吾母以從文臺公方隨牒
官雅州道出九江周孺人携幼女與俱生八年矣吾母
見而留之曰蜀萬里遠宦雅州又處蠻箐中妹方在提
抱請為母鞠之以待母歸可乎周孺人曰吾哀此兒尤
小不忍去左右雖然吾老恐不及見其成也事姊猶事
母他日為我擇婚處於郡成以相近終且累汝母笑而

應曰諾越二年文臺公還自蜀抵荊州而周孺人卒又
二年文臺公亦卒疾已革召吾母至榻前指女弟托之
且理周孺前語吾母唏噓受命以此孺人育於鄒氏又
曰吾鄒與孫之先有道義之雅故世諦姻盟先姑之歸
封簡討公而生五子也以衣月為長吾祖竒此甥而愛
之曰它日且早貴孺人之依吾母以居也為人和而莊
進止皆有禮節先姑之歸寧也與吾母相愛孺人以女
之道事吾母即以姪之道事吾姑姑相謂曰長甥而所

愛也盍以而妹為吾婦乎母若謙言不敢當者姑進曰
君家兩尊人之命不云乎近伯姊為幸吾家雖貧如其
近則莫予若也已母乃訪於潘氏而後從之婚之夕衣
月來逆內外姻交賀喜其得所歸也吾母施衿結褵持
其手為之泣痛父母之不及見也既貴以

覃恩與其姑並受封乃請於衣月願同過荆溪展父母
之墓潘氏自戶部郎直軒公為馬鬣封而文臺夫婦從
焉孺人之至也宗親會者車數十兩孺人翟芾副編環

珮之音璆然里媪長老聚觀太息有泣下者吾母聞之喜且悲曰吾可報江州之諾矣逾三年孺人以病沒於京師年僅二十有六生一子曰賢今長矣為諸生孺人之有京師行也別吾母如有慘戚不自持者既而訝曰得無有不祥乎其赴也吾母追念外家與先姑遇而哭之加慟今先姑亦已亡矣庶幾得子銘以兼慰吾母焉余曰婦人所難者貴而有子孺人有子與女矣其貴又早貴也而竟夭沒不有命乎周孺人之沒荊州也載精

而歸孺人甫十齡委哀行哭道路皆哀之今孺人之葬
有賢也為之主同姻畢至於終事亦未為不幸也訃士
之來速銘也述衣月之言曰詩云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吾有事四方而孺子也長姑就一抔以寧其體魄今日
之禮吾知痛吾親焉爾顧於妻亦有傷心者惟其得祔
於姑反哭於寢為無憾而已矣余維春秋之紀卒葬也
內夫人外夫人皆書外夫人之喪或致或不致其葬也
或日或不日則各就其赴告之詞以為詳略今吾於潘

孺人之內行所不得而詳也而詩士為能文家且以骨肉故紀其事為甚備嗚呼狀則既以詳矣誌又安得而略諸此余所以徇吾友請而合於春秋之意也為之銘

曰

蘭之猗猗兮生於谷中孰滋而培之兮不必於其土孰萎而落之兮不必於其風惟榮華之長在兮芬芳襲襲於無窮噫嘻是為孺人之幽宮

梅村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三十七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魏艸年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三十七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表 塔銘

卓海幢墓表

公諱禹姓卓氏字肖生別字海幢浙之瑞安人明建文
時戶部侍郎忠貞公諱敬抗節不屈死與方正學俱夷
族其子孫有脫者流寓仁和從外家之姓曰宋氏萬歷

中鴻臚寺鳴贊公諱文炎忠貞之七世孫也始以仕顯復其姓人廼知忠貞有後矣鴻臚娶於孫氏生公公之從兄弟曰爾康字去病曰發之字左車俱以文章負重名知交傾東南而公亦雅著才望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蓋仁和之卓始大去病博學好屬文而左車才辯穎悟兼通佛理其所持說雖碩學名僧莫能屈公傾心好之日夜叩擊不倦乃同為北游居京師五載屢試於鎖院輒不利歸而讀書武康山中益探究為性命之學先是

公弱冠便有得於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江重良知頗近佛氏之頓教而源流本殊後之門人推演其義以見吾道之大於是儒釋遂合公既偕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雲嶠諸耆宿請質疑滯雖發自左車要本其師說然也公之為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詣即治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彊有心計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歲所入數倍以高貲稱里中客謂左車曰君與君之兄同講學而獨以貧者何也左車曰白

圭之治生也以為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之夫知勇仁彊此儒者之事而貨殖用之則以擇人任時彊本力用非深於學者不能辦也今余之學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為善里中嘗斥千金修橋梁之圯壞者歲饑出困粟所全活以百數彼其餘吾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區區焉與廢著鬻財者比耶既而公之子卓彞用高第入為秘書院編修公貽書教誡之所

以修身心勤職業其道甚備嗟乎富而不溢貴而不驕
左車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夫忠貞之裔湮滅不可知者
二百餘年而去病左車與公三人者始以文章發聞於
世可謂盛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左車竟淪沒窮困
以死論者且謂天道之不可信而公卒以其子貴享後
福然則天所以厚忠貞子孫者詎可量哉當方正學收
族之日一二賢者竊其幼息以免忠貞遺孥得脫史雖
不載其事保舍匿藏要自有人今正學之世未顯而卓

氏遂昌亦可見忠臣之必有後足以慰諸人於地下矣
嗚呼忠貞之德可以百世而公能上繼祖烈下啟來胤
苟不書其行事以告天下則無以昭示乎後之人乃鑿
諸墓石公二子長彛即編修公也次方清庠生公以某
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月日偕原配張孺人合
葬墓在武康縣之河圖村婁東吳偉業述

保御鄭三山墓表

余嘗讀戴元滑嬰寧傳見其人粹然儒者又好為名僧

者宿之游蓋自疵癘天札刀兵水火之並作善醫者非
原本儒與禪講求乎天人性命之故俾人聞之者身心
正定煩惱破除則其藥石之所奏不足以發膏肓而理
癥結求諸今人若保御三山鄭君斯近之矣鄭之先始
於司空公為宋天聖間名臣建炎南渡武顯大夫有扈
蹕功賜田松陵子孫習外家李氏帶下醫遂以術著其
別祖之顯者在宋曰學士忠惠公丞相忠定公在元曰
所南高士君堂構於程朱之學和緩之技咸有師承相

傳五百餘載為士族為名家君自少攻詩書鏃言行早
孤居喪能哀仲兄病刲肉以進人皆曰鄭氏有子長身
美鬚髯溫良樂易一見知為通人長者其於醫也發揮
精微行之以誠心惻怛名乃益起千里之內鉅公貴游
輜輶接跡書幣交錯於庭君造請問遺無虛日窶人踴
叟俸行過者手注善藥以去視之必均性不喜入官府
有願交者必見重始終不干以私居嘗刪食疏為章程
然中廚日具十人之饌高人勝流明燈接席評隲詩文

書畫為笑樂子弟守循墻之禮端拜詳視得義門之餘
風修先祀以收族婚必告喪必訃周恤具有恩紀宗人
農部公庶子自其沒後始生鞠育教誨之者備焉同里
負重名者曰楊徐兩先生身歿家破所知皆亡匿君非
前有一言之托以已女女其子孫女女其孫處田宅謀
膏火成就其門戶徐之長子孝廉屏跡山中不交人事
嘗抱病且困君急拏舟往訪見突烟不起奄然壞絮弊
簣中為之泣手和藥解衣易粟割半羶充卧具孝廉乃

張目能視起而錄其事曰更生他若指困凋寓公之急
推宅慰謫宦之窮為粥路人脫驂舊館不可悉數此其
儒行之坊表者也君事雲棲蓮池和尚為幅巾弟子於
武林石公為同叅晚扣擊於張司農靜涵居士以研究
法乘有弟曰士敬余同年生襲浮屠服以避世講道論
藝學者奉為經師人師君朝而率其孫櫛聽士敬演大
易一章夕而偕士敬從靜涵受般若妙義所居杏圃西
近永定舊刹名賢古德所游處傷其蕪廢揮斥數百金

擔荷修復借曹村相國結同善之會誘掖勤懇施者空
集君嘗謂人上藥養性中藥養生醞醐以為參苓捷推
以為箴砭去其陰憂蠱惑之疾予以歡喜利益之方彼
且恣然汗霍然已我則不居功不尸利富者教以營像
設飯伊蒲貧者教以掩骼恤穀卵皆不期而至不速
而成年七十餘矣三春而眠雞鳴而起搢搢然若有不
容自己者畢餘景以護末法回塵勞而入種智飾中正
定知命篤終末後證明歸諸解脱素合掌讚歎一以

為醫王一以為長者此其禪觀之撈籠者也余每見世之士大夫困於更徭賦役之煩在杜門學佛者為尤甚即其親黨故人義相收恤者不能黽勉仗助而營齋利生恒詘於力之所弗及若其棄家室毀容貌雖或大人長得其徒相與叙統系爭壇墀以屈辱之庸兒俗媪見其疏經詮教規重矩疊苦難知而避之若浼不得與一知半解者同其利養是儒者窮儒而禪者尤窮醫獨出入儒與禪之間其地位可以權巧其交游可以牽勸急

難死生捐金援手伽藍塔廟鳩財庀工在今日唯醫之
力饒為之顧獨難乎其人君則其人與術相值而適會
乎其時願力迺有所成就然則通儒與禪之窮者莫如
醫又莫如我三山之為醫也嗟乎苟不為三山士君子
之不振於斯世可勝道哉余與君為中表往來游跡甚
多間嘗記其一事登靈巖共謁吾師藥庵藥庵乃楚魚
山熊公也楚有何先生者在坐先朝為淮南倅因流寓
其土而過吳徒步訪師師命寓君舟還郡遇山村君登

岸過返出十金曰此村人所以資藥囊願以為何先生
壽何先生之過吳也因故人為吳令不得見困甚藉君
金裝以歸夫以余所偶見如此則其不見者可得而推
矣若三山者今復有其人乎君諱欽諭三山其字晚自
號初曉道人子二長共亮次之洪亮早世之洪能養志
先君四年以卒余所表其墓曰鄭孝子者也孫櫛醇謹
有學行能世其家余既論次君行事進而求之所南先
生似乎首陽柱下之不同然君子之道或默或語汨泥

揚波蓋所以救世也歸潔其身而已矣易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所南有焉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三山有
焉所南之書埋之絕壑之下君之碑刻之高原之上後
三百年當有知其人而為之愴歎者是為表

先伯祖玉田公墓表

傍石湖而西不半里為梅灣余伯祖故福安縣丞玉
田公諱諫之墓也余家世鹿城人自禮部公以下大叅
鴻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公為鴻臚長子次即贈嘉議大

夫少詹事諱議余祖也又次則諱誥偉業四五歲曾及見之老且貧衣食於卜肆余祖嘗抱偉業於膝顧叔祖而嘆曰爾知吾宗之所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橐固足以傳子孫爾伯祖實主其帑用之為飲食裘馬費產遂中落余與爾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貧余祖亡後祖母湯孺人每談及鴻臚公時事輒言嘉隆中鹿城有倭難伯祖自以私財募兵千餘人轉戰湖泖間兵敗左右皆沒得一健卒負之免家遂以破其遷吳門也買一故

宅啟廢輒下有巨穴見金繩絕棺朱砂題畫乃故王公
葬處以是邑邑不樂得病死有子而殤一女不知女誰
氏吾家自移婁東彼此不往來四十餘年矣偉業後十
年成進士於吳門遇三山鄭君曰余姻也詢之則三山
之兄曰某者為伯祖壻余姑尚在也偉業乃具禮幣拜
見則年已七十三泣然泣曰猶憶會鴻臚公葬時曾到
鹿城見二叔今已六十年不通家問二叔謂吾祖也歸
而告吾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父與吾父知之亦泣

泣年六十始識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再拜哭且
加封樹焉嗚呼甚矣吾宗之哀也自曾祖以下不三世
婁東去吳門不百里而門戶凋落子孫分適他國吉凶
婚葬訖不相聞即梅灣之一坏土使非有鄭氏者識其
故處則焉葛蒙蒼狐鬼窟窟遼墟窳莽之間若堂若坻
者忽焉過之且不知為何人之墓而何以示子孫惟有
刻詞於石表之於阡以明鄭氏之德而識余之愧俾後
之人知宗法之宜修也吾姑後三年以卒有二子以其

一從吳姓主梅灣之祭祔葬者為繼伯母查氏而殤子

諱闕冢在其左其陸氏從葬則吾姑生母也元配伯母

闕孺人先伯祖幾年歿猶葬鹿城云

誥封吳母孟恭人墓表

古鄉大夫之獲內助者匪僅國政於軍旅有裨益焉詩
秦風之詠西戎也用武之道備矣終之以言念君子載
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君子讀而嘆曰美哉國之
所由興乎自昔運會之將至精明強固之氣不獨男子

也閨門婦孺交相黽勉踴躍於軍興之會繇今觀之若
吳母孟恭人者其事大有關於民生國故可以墓門之
石弗之著乎吳氏山陰大司馬之族世為著姓後遷遼
之清河恭人清河指揮使德清孟公之女其嬪於吳為
贈中憲大夫越川公諱某之冢婦今御史按察司使匪
躬公諱執忠之配而知無錫縣事興祚字伯成之母也
當

國家王業始基吳氏孟氏實共執縶鞅以通婚媾恭人

事其君舅君姑腆洗必豐箴管必飭遂以孝聞匪躬公
好結納狗然諾不問生計恭人篝火紡績資給之無乏
處危疑之時為親黨畫可否多中越川公曰微孟氏婦
無以寧吾家逮乎天下大定匪躬公出牧畿縣入擢西
臺官守言責恭人之助居多最大者無如閩漳南楚西
山之二役公之由御史出參政於閩也漳南首被寇我
師之調集者數十萬共恃惴惴弗及恭人內率其媵妾
儉從外命其縫人膳宰竭晝夜以就功於是乎縵纓鎧

扞蓋登革烏所以犒士也稻醴粱糗牲牲餽牽所以醑
兵也皆取諸宮中而給之勿以累民且亟謀諸公曰嗟
沿海之人誑誤於賊者非下令招之諭以禍福將惶惑
無以自歸諸將之執俘者萬數

王師弔民伐罪此屬誠何辜亟宜請

王命脫其縛暴露也為之居餓莩也予之食化離也還
其親屬俾得保聚公如其言之恩及一道矣楚西山
者暴師於窮箐絕坂之中人負斗糧十日而後至三軍

之告匱狎聞公方受命督楚餉憂之不知所出恭入策
曰亟發取府之緡錢藏帛吾率執鉞之屬紉為縑囊用
襁負於軍所士賴以濟嗟乎此二者皆所以佐軍也而
恤民寓焉漳南之資糧屝屨既民不知勞若西山則驛
騷固不免矣然使羣有司之在事者一推以恭人之心
則楚人不至重困而當時如我公者不多見也噫嘻恭
人之賢豈不難哉恭人三子長伯成也次興基又次興
都伯成凡三娶元配韓氏繼李氏再繼以孔氏生子幼

未名也仲娶於于季娶於萬各有子一人孫女共四人其許字皆名族恭人年六十有七墓在京西之山原曰龔村其細行詳於幽堂之銘故不載初伯成令無錫而恭人南就養將車都亭威儀甚盛踰數月辦嚴北發伯成牽裾請留母正色勉之曰魯敬姜之教其子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我孟氏也有弗聞乎修若職疋若政此乃為孝何必朝於寢而夕於側耶伯成再拜受所戒弗敢言既行未浹旬而訃至袒括髮而叫曰天乎自吾始筮

仕萍鄉有萑苻警而大寧山縣地被邊皆不克奉母從
惟沂州魯之南境而錫山江南又以家京師未畢正臘
而遽返今者視絞衾奠餘閣屬之兩弟而羈一官於斯
土吾之生其不如死也已偉業聞之曰甚哉伯成之孝
也雖然先王制禮不可以過也父在而為母滅性乎且
恭人可謂不沒矣夫以孝慈共恪之行又出之以佐軍
事而勤恤其民若此以圖不朽夫復奚憾耶伯成稽首
曰子宗老也請以一言累子偉業熟於大司馬之後誼

最深自少同舉進士直史館晚而與伯成游伯成之母猶吾母何敢辭抑吾聞之先王為治卿大夫妻若母之賢者必表著之以風勵天下今吳氏忝世臣而恭人備有懿德

當守修開代之史偉業衰且廢曩者曾與觀乎故府今奮筆書之者詎獨為其宗人已乎乃修不文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香山白馬寺巨治禪師教公塔銘

如來以虛無為宗真實為義其有出世為人興頽舉廢者揆之甚深微妙法機用相等我吳鄧尉聖恩寺剖公壁和尚建大法幢尊勝殊特所度弟子各坐道場遠者台宕蘄黃之間精藍巨刹千里列望焉迺若巾瓶弗離鐘魚互答相去一牛鳴地無如穹窿之海雲香山之白馬海雲起自道衍少師白馬則始於支公其後有道清禪師實萬峰之法嗣香山分鄧尉支隴而聖恩原本萬峰故命巨冶教公主之修別院復祖庭也巨師既委順

觀化嗣法門人正道件繫行事奉剖公命以塔銘來請
偉業皈依和尚仰見其擔荷大法囑累後人續佛慧命
世相遷滅不常十餘年來得法上首六人示寂白馬則
尤其龍象蹴踏所恃為金湯者也烏可不勒梵行昭法
派以垂示來茲乎師諱濟教巨冶其字毛姓也揚之秦
州人父古莊公有壹行母沈氏生師若豎穎發氣骨不
凡早歲厭薄塵勞父母見背捨家入道學於其族之為
浮屠道者西山寺深林茂叔父行也先朝神廟之世詔

集有道高僧證戒於五臺江南觀法師者與焉膺紫衣
之賜而茂公出其門師年十八薙染為大僧從觀法師
開講於天竺於雙徑廣通大藏尊經已而蟬蛻文句思
証覺海聞三峰漢和尚唱臨濟宗旨於鄧尉杖策往游
漢和尚者剖公之師海內所推為三峰禪也和尚一見
契合迎謂之曰汝拚得五年往即留單師應曰古人拚
這一生何論五年遂留侍左右服勞執苦朝夕弗懈稟
戒入堂為悅衆上堂晚叅和尚舉鶻鳩樹頭啼語言下

有省和尚誠以古德行解相應方堪入道師盡心供職
一衆悅服漢公入滅剖公開堂之日舉為監寺當是時
鄧尉緇素空集日有千人而經寮齋室規制未備師內
營資糧外接賓客十年之間威儀肅給信施填委湧閣
飛樓宏敞嚴飭凡使三峰之道揚於天下者剖公之力
師為之也空有一徹照用兼收猛求向上一着朝夕
叩既接源流受信拂觀法師亦取所賜紫衣為贈出主
香山草翳木荒敞屋三楹不蔽風雨乃剪林莽乃剝巖

巒度地鳩工簡材陶甃未幾而寶坊轟起四方不祈而
薦貨不命而獻力以潰於成師執行方雅質性溫醇與
人言煦煦然誘接初機惟恐弗及撈籠薰染罔不嚮赴
說法授戒千僧禮足拈錫豎拂四衆趨風住香山之十
有^闕年為辛丑八月二十八日報緣已盡沐浴更衣作
偈示衆曰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
無生國泊然而逝得度弟子首戒雪即正道也次曰法
印宗曰天向玄曰千齡載曰化燈用曰二非合共六人

所著語錄二卷行世正道既以師命繼白馬席爰率同
衣於甲辰八月二十五日瘞靈骨於香山西麓遵遺意
也當道清開法之初有梅泉滙沸於山顛湮沒已久師
至而泉於舊處迸出甘冽異常流細而供不竭中峰蒼
雪散有細流引到泉盈壑空鉢持歸雪滿舟之句香山
以為勝事夫白馬始於支公以余所見若中峰蒼師者
深究竺墳旁通孔籍亦近代之支公也道林偕王許為
山澤之游百世而下風流可想蒼公沒踰十載而中峰

鞠為茂草識者過之太息當今海內尊宿如鄧尉靈巖
靈隱三四大老皆性相圓通了無窒礙後生淺聞薄植
掠知見而護門庭世俗靡然不復知有天台賢首之旨
經臺講席抑沒而弗振斯非未法之可憂者乎巨師之
從剖公游也建傑閣以奉尊經實轉華嚴藏海而與蒼
公有異常之契此其真實妙義有不墮於空寂者矣是
可銘也銘曰

維臨濟之印歸乎戒定用絕鬪諍師守其密令契於真

乘非相非性光明如鏡慧珠圓映斯之謂清淨維鄧尉
之宮湧乎虛空聲聞鼓鐘師相其成功遷於別峰有栝
有松丹樓如虹寶鐸吟風斯之謂顯融佛法西來至乎
東夏修多羅藏馱以白馬夏矣支郎道德風雅後千百
年紹跡者寡有大導師厥稱巨冶不離文字坐証般若
大聲一喝震彼矚啞頑石潛通飛泉高瀉梅檀香林青
山白社靈塔巋然雙樹之下法雲布護道風瀟灑覺性
為真報身寧假權實同歸有無交捨刻茲銘詞用告來

者

炤如禪師生塔頌

吾郡西郊華雨菴炤如禪師俗曹姓諱洵字元孟祖為魯川先生偉業外王母之父魯川著書數百卷其論浮屠氏與孔子之道合炤如繇諸生出家先後一揆識者稱之年七十有二乞言於余銘其生塔若以秘演浩初有托乎文字以傳者余遜謝不敢祇以譜系渭陽傷心風樹同登正覺有感夙因合掌作禮而為之頌曰

佛說大報恩左肩嘗負母經歷千餘年恩深難報故以是作思維母上更有母乃至其親黨恩愛總不殊譬如娑羅樹葉葉本同條譬如瓔珞珠絲絲自相續吾母朱淑人曹乃所自出始余六七歲得見外王母嘗用兜綿手摩項在膝前阿甥汝當知我父循良吏上書忤時宰拂袖歸田廬理學專門家孔氏水乳合諸方大尊宿推重惟魯川教律與論藏一手撰述吾母時諦聽大發菩提心晚受具足戒修持二十載名山構傑閣虔奉修

多羅幡幢紛五色親見如來迎末後勘辨明往生安樂
國霜露漸以改中表日以凋朱曹兩姓人屈指存者幾
有一大比丘其名曰炤如住錫華雨庵精修木义行皎
然紹靈運智永嗣右軍是為魯川孫儒釋合而一少年
好詩酒有聲諸生中南適閩與甌西過伊與雒長揖謁
卿相高論傾賢豪相贈千黃金棄之若涕唾歸來索如
沈客至貧無羶趺坐惟一床瞑目思萬里雒城佳麗地
冠蓋羅王侯兜率天王宮雲霞結成綺黃流俄屈注平

地起龍蛇千尺妙高臺遷變若泡影無諸越入市琥珀
珊瑚珠白象栴檀香黃犀金孔翠劫火忽燒灼委落恒
河沙七寶蘇迷山剎那成瓦礫微塵具世界世界為微
塵普視閻浮提嘗作寂滅想緣此棄妻子雜落為浮屠
梵夾手自詮薰心兼注耳惟有妙法華是為經中王藏
通別圓義開權而顯實無二亦無三融通歸一乘繕寫
貝葉文六萬九千餘音演第五時光週三法界妙義已
充足廣攝信解門稽首龍樹尊證入雜華海志心念厥

祖多聞大總持遺書雖散亡般若炯然在百年種佛智
宗肯留家風重以文句身而修秘密印我初念舅氏逃
入於苦空比悟清淨因身心大饒益却恨煩惱障八萬
塵勞纏淳名若空華世慧如利刃歸命大慈氏法乳甘
醍醐佛恩與親恩昊天同罔極師共勤接引覺筏開迷
津三世諸眷屬共成無上道

梅村集卷三十七